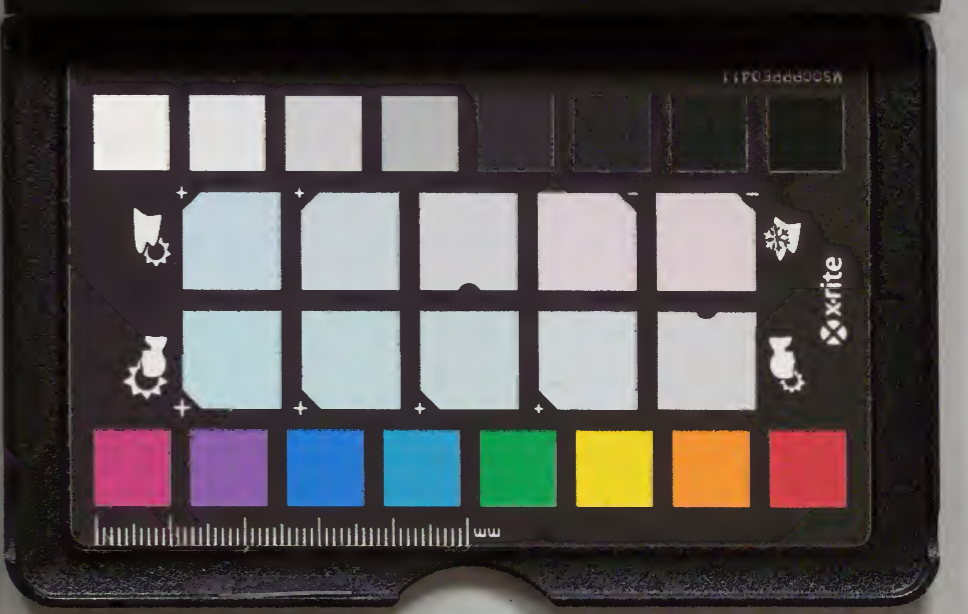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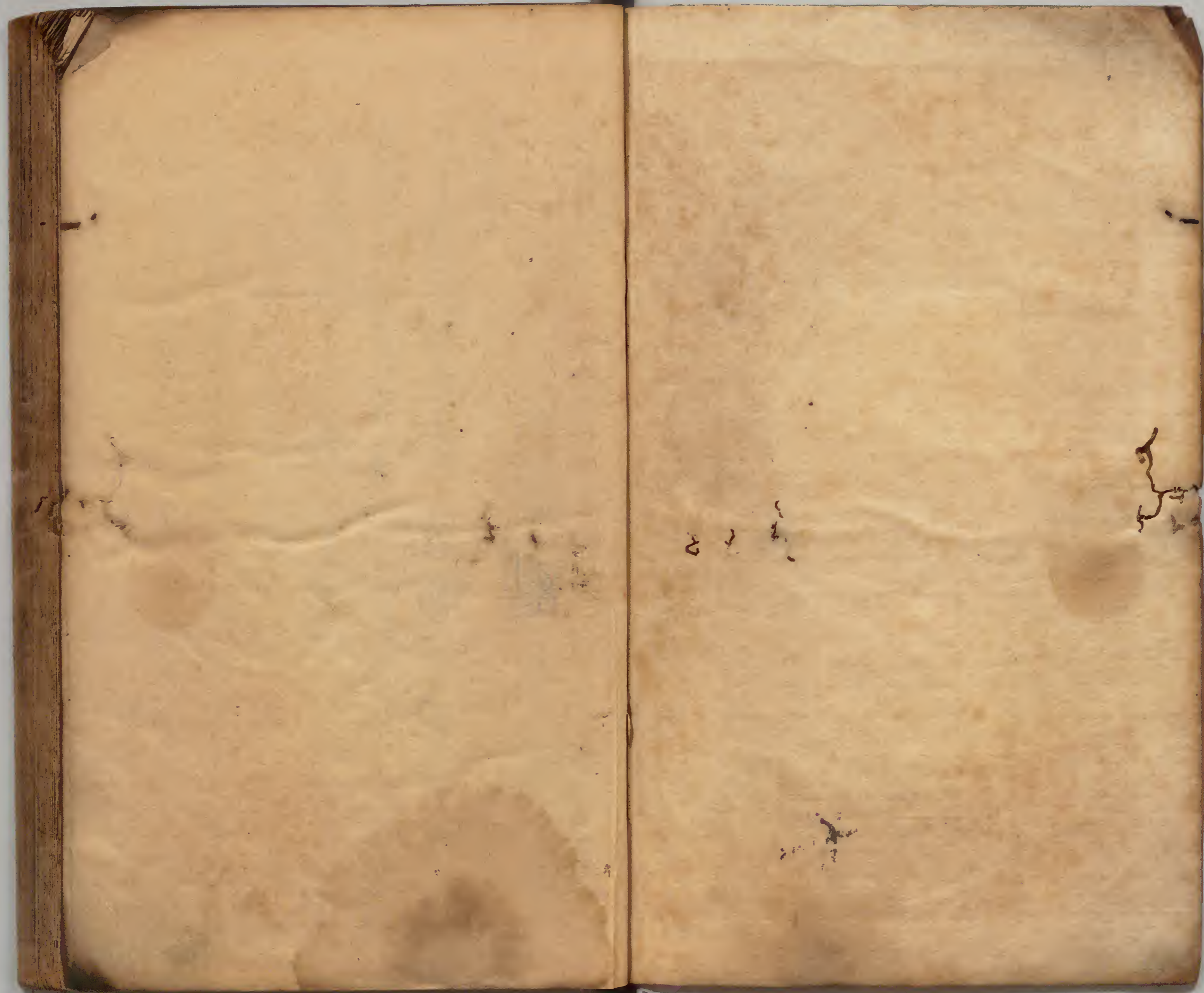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455
冊數	76 ( 65 )
函號	276 13

276-13  
~~67-78~~  
 65-76





孟子說解

讀孟子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大道無垠。六經浩淼。乃至論語之教。循循有歸。然其言寬簡有餘。含弘包荒。而不為典要。及乎聖遠教墮。下迨戰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公孫龍之輩。百家簧鼓。竽濫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孝弟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斬然歸于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渾化使當世由之。而不知。後世習之。而不察。烏乎。

微已若孟子者。真尼父之適嗣。聖之繼者也。豈如儒者所云。大賢亞聖之次而已乎。

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于詩書。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子。愚按孟子言四端。卽易之四德也。仁義卽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卽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卽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記曰。疏通知遠。書之教。其失也。誣。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語。而後人託爲孔子言。非也。書刪自孔子。焉得誣。至七國處士橫議。真贗始淆。浸淫至于秦漢。如張霸之武城。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

學詩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而程正叔引詩亡然後春秋作。但謂孟子知春秋而愚惟此益信孟子之深于詩也。蓋詩之美刺與春秋之是非相表裏。此義二千年來學者未通曉。自孟子始發。然則知詩尤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皆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為三王罪人。春秋與檇杙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于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若周禮之煩苛。儀禮之瑣碎。玉制明堂位之附會。皆強世難行。故欲考古禮法。先王莫善于孟子。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後儒襲其語。以為樂記。即孔子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之意。故達禮樂之精。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愚故曰。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者。此也。仲尼非必待孟子始尊。六經非必待孟子後傳。然當戰國時無孟子。則仁義之緒絕矣。孔子在春秋。諸侯大夫猶能博學道古。稱述先王。至于戰國。遊士縱橫。

之家譚天炙穀之口。緯裨伎方之學。蜩螗亂鳴。是時稱述唐虞三代。明性善。譚仁義。烏可一日無孟子也。去聖未遠。六籍尚存。故七篇之言。明徵可信。其他傳記。如周禮春秋諸傳等書。皆經後人脩飾。辭多附會。如言班祿。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質之論語。子路言志。千乘之國。夫子哂之。冉子謙言七十五里。則子路之千乘。爲百里。甚明。古大國無過百里。信矣。其告滕文公學校之設。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言三代學名異。而其所學同也。禮記王制有鄉國東西上下等制。煩複不經。如陳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但言周公誤使耳。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縢。我之弗辟。謂周公辟管叔。因蔡叔。後世遂訛傳周公殺兄。齊人伐燕。本宣王事。燕昭王報讐。伐齊。則齊湣王時矣。司馬遷作史記。併以伐燕爲湣王事。又齊人取燕。孟子教以法文武。順民情。司馬遷作燕世家。遂云孟軻勸齊王伐燕。云文武之時不可失。其是非錯亂如此。烏足盡信乎。

孟子人品心術正大光明。議論開口見心。更無回互。

詭譎之譚。行已與人坦然寬平。雖嘖笑不苟。而亦無矯激違情。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者也。

孟子步趨孔子。故論語意思深厚。七篇卽其註疏。如告人君問政。孔子但舉其大端。孟子傾倒而出。制產設教。一一指掌。然亦只是教之富之家法而已。論語之言寬而有餘。七篇之言詳而惟允。

孟子學問政事。皆從心上發揮。論政惟是一念不忍。擴而克之。論學惟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更無枝葉之譚。亦無隱藏之秘。讀其書如清風明月。中行神骨。森爽。

學者學孔子。如泛滄海。不可以浮筏渡。不可以盃蠡測。學孟子。坦易直方。無城府荆棘。不增不減。不剛不柔。滄之不清。濁澄之不清。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者也。世儒謂孟子太露英氣。是以文章光燄卜度。非知孟子也。孟子一生學孔子。孔子教學者切切惻惻。怡怡如自家。惟是溫良恭儉讓。孟子亦謂君子晬然盎然。有道之士。無剛直太露者。若孟子。但可謂之正大光明而已矣。或曰。孟子欲效用於齊梁。而其所言惟仁義。當時富

強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為富強其何以自免嗟夫此  
乃當世所以不能信用孟氏者也七篇言之詳矣夫  
成敗利鈍小數也善惡邪正大分也治亂安危遠畧  
也七國不行仁義旋踵而滅秦不行仁義再世而亡  
漢高文景行仁義而興唐宋以下至于今未有治世  
不行仁義未有世亂不由于不仁不義者千古如大  
路然使齊梁之君能用其言豈與七國俱亡乎今有  
病羸者或教之寡慾此至理也彼見為迂濶牽于酒  
色不能自斷反疑人言之未必效恣情縱慾遂至于  
死是果言之不效耶抑不用其言耶仁義不可一日  
舍猶水火菽粟恆人日用不知耳

從古未有天下之大可以人力得者二帝三王之王  
也因天命人心之自至耳七國倚強力求為帝王其  
謀臣策士爭以力相尚皆未聞道也夫道濟世安民  
而已能濟世安民之謂王未聞求為王而後濟世安  
民者也孟子思以道濟天下而世主自利之心甚不  
得已而曰行此則可王為世主庸君言耳故南宮适  
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深得聖人難言之意夫子所  
以亟稱之孟子告齊梁本心如此凡聖賢論治論其  
理不論其事論其久遠不論其旦夕論其大經大法



人人可行不以私智小慧誤天下後世知此然後可與讀孟子

孟子爲卿于齊辭十萬之祿其風格峻峻如威鳳翔于千仞可望不可扳及其去齊三宿而後出書渾厚惻怛又如此讀其書論其世可想見其人

魯男子絕不似柳下惠是善學柳下惠者也孟軻絕不似仲尼是善學仲尼者也凡善學者不求其似後儒學孟子便思壁立萬仞泰山巖巖可謂善學孟子者乎

世儒讀孟子以不見諸侯抗禮王公爲盛節此未足以重孟子也自昔韋布勢重無如戰國時七王紛爭遊士以機智相傾如騶衍淳于髡蘇秦張儀輩皆利口變詐傾危人國所至王公分庭抗禮長跪請教蓋畏之也孟子自負名世以道愛身當此時不得不益自珍重故雖受君之餽而託于諸侯則不敢君召不往而以禮聘則必見貨不苟取而卻賜則謂不恭如陳仲子之無君臣上下則惡其矯廉泄柳申詳踰垣閉門則病其已甚平生所願學惟孔子時中是以守庶人之分辭齊卿之祿見可知幾難進易退誠不欲與雞鶩爭食而獨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彼行儀輩機

變震主積習成風逮至秦政之季火延崑岡士無噍類蓋積忿深而得禍烈也是以君子道中庸而履謙卑滿則受概亢則召悔讀孟子者所當深省也

孟子器宇正自寬平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有處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為小丈夫之婞怒故去齊必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為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亦不辭匡章得罪于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于墨者不以為異端而各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色好貨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諫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遇于魯而未嘗怨其沮已以王驪之佞倖出弔于滕而未嘗不與之朝莫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于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楊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于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與是故以伯夷為隘以柳下惠為不恭以仲尼為不為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當世諸侯惟梁齊最盛梁惠王席武侯之業齊宣王

承威王之緒。國富兵強。又能卑禮招賢。故孟子樂往。惠王晚年喪敗。不自悔禍。嗣君不肖。孟子遂去。齊宣王質美好士。故孟子居齊最久。母喪歸葬。喪畢復反。蓋有厚望于齊也。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當春秋時不悅于齊魯。而大國莫如楚。故徘徊于陳蔡之間者十年。意在楚也。世儒顧謂孔子夷楚。謂孟子遊齊梁。欲得志行乎中國。皆迂濶之譚也。

孔子在春秋時。人目爲東家丘。及門之士如陳亢。謂子貢賢于仲尼。戰國時百家鼎峙。六經未表章。而孟子卓然獨信。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度越人遠矣。

人性皆善。此理直截易簡。非如後儒遷就體面之說。其曰人皆有四端。皆可爲堯舜。孩提知愛。知敬。聖人先得我心同然。此等議論。千古昭揭。如日月行天。孟子言性善。原于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性善之淵源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之受指于夫子者。

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爲本。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旨也。

養氣知言不動心之說，前此未發。養氣卽論語三戒知言。卽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不動心卽無可無不可。大抵七篇之言，無一字不淵源孔子。孔子之道，得孟子大明，有孔子則不可無孟子。

人性與天地萬物渾淪爲一，非析而二也。大學中庸二篇所言約禮之學，非離禮單行也。孟子學本中庸，直指心性爲後世理學嚆矢。當其時，百家簧鼓，六經榛蕪，欲正人心，不得不明示之的。孟子而後，六經尊嚴，大道廓如。盤錯旣解，則當善刀而藏，以嘿識于無言。日月出矣，行猶秉燭。此理學諸儒所以偏執語上與世不入，非獨世人之咎也。

聖人大而化之，無行不與。當體是性，不須更言養性。隨處見心，不須更言存心。孟子諄諄然與論語嘿識尚隔，但七篇無存心養性，亦只是一部爽快文字。與諸子何別？後世何緣得知孟子？

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爲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爲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

心惟聖賢能克。小大之分也。論語與羣賢論學。故包羅大。孟子爲世人勵廉恥。故切劑精。

荀卿謂人性本惡。夫孟子所謂性善者。雖惡亦善也。凡妄不自生。依真而起。人性之初。肫肫惻隱。一切殘忍刻薄。依惻隱之心。逆流出。若性本無惻隱。如土木無情。又焉有殘忍刻薄之事。太虛無一物。然後萬物發揮。若人不失其太虛之初。則萬象摠歸太虛。如鏡體本明。而後塵生。若鏡無明體。不明安從生。此可無疑于性善之說。而知荀卿之爲妄矣。佛教本夷狄。猶稱人性妙明。清淨本來。與吾聖人未發之中。繼善成性之旨。不違荀。況自謂知道。乃謂人性爲惡。是尚未及佛氏之彷彿。焉能窺孟氏之藩籬。而肆言無忌。可謂不智矣。

史稱齊宣王好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乎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并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孟子仕齊與之同時。道不同。不相爲謀。而能含洪包荒。又如此。今檢七篇無一語及稷下諸人。卽夫子不答南宮适之意。然好辯則距楊墨。亂德則惡鄉原。夫距楊墨。距其無君父者也。惡鄉原。惡其賊堯舜者也。君父之倫正。堯舜之道著。百

家之口不辨自塞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世儒徒知孟子之雄辯而未窺孟子之縝密非精于學孔子者而若是乎

天下善惡之途由人心術分人心之善惟有仁義人心之害惟不仁不義故墨翟一念爲人必至無父楊朱一念爲我必至無君凡人不仁義皆生于心有所爲故淳于髡謂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稷下諸人所見惟名與利其爲人卽墨自爲卽楊其究至于捐仁義背君父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此也七篇以正人心距楊墨明仁義爲本此其日與稷下諸人辯而世儒未有能窺者故七篇之書未易讀也

七篇大旨不過人倫日用孝弟言行之間初無奇僻之譚此孔氏正傳中庸的旨南宋程朱諸君表章誦法使後學知指歸其功比于孟之于孔亦天之所以報孟氏與

七篇之言近而遠淺而深疏暢條達而詳允精密不爲鉤深索隱而肯綮盤錯通會無迹乍讀曉然明白三復紬繹有窮經之士終身誦之而未能領畧者信哉知言之聖諸子未能彷彿其萬一也

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託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允明謂孟子之文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為知言。

按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註云。七篇。外書四篇。為十一。趙岐云。外書四篇。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今外書無所考見。而荀子書引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法言引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劉向說苑引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等語。皆七篇中所無。儻即所謂外書者。與

秦漢而來。推尊孟子。莫如韓退之。以為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傳。知言哉。司馬遷以孟子與慎到淳于髡荀卿墨翟諸人同傳。其敘孟子事。寂寥數語。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今檢七篇。無梁伐趙之事。大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都非實錄。司馬遷潦草鶻突。多類此。

孟子文字疏宕。然往往有不盡之意。不似他人疏宕意便盡。論語章章有餘味。為其簡短也。如孟子墨者夷之等大篇。亦是論語之味。

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爲一句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旱字當自爲句。知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字當自爲句。則怒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去字當自爲句。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舍字當自爲句。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可字當自爲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往字當自爲句。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字。迫字。當各自爲句。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知字當自爲句。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出字當自爲句。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言字當自爲句。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歸字當自爲句。

史稱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甚無據。祇據七篇中義理文字。多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文字義理。全與中庸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意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故或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爲衍。趙岐註孟子及孔叢子書。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按孟子自



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為孔子徒  
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為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  
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  
夫子同時後此百餘年孟子長受業安得子思尚在  
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  
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沒  
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為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  
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蓋年高為繆公所嚴事故曰繆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氏譜謂孟子  
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  
魯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  
親授業者誤謂受業于門人者緣節于私淑諸人一  
語亦誤也說見萬章篇本文下

孟子說解

孟子遺事

郝敬編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  
 孫氏不知幾傳而為孟孫激公宜娶仇掌氏女賢而  
 有身夢神人乘雲龍自泰山來集其宅而生孟子三  
 歲而父激公宜卒其所居舍近墓旁孟子為兒戲效  
 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徙舍市旁  
 又戲效商賈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學宮旁  
 乃戲設俎豆效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焉鄰有殺

豚者問母曰何爲母曰以啖汝旣而悔之曰吾姪是子也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以胎教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遂買東家豚肉食之少而誦母方織誦輟然中止母知其誼也呼而問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母引刀自斷其所織誡之曰子廢學猶吾斷斯織矣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所役而無以離干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長不乏食哉孟子懼自是旦夕勤學不輟其妻由氏女也孟子將入室其妻袒而在內孟子不悅去不入妻見于姑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艷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吾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不備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于人亦遠乎孟子自責畱其妻嘗自言曰人皆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以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學旣通慨然有憂世之心時戰國紛爭

所用士如孫臏吳起蘇秦張儀輩專務攻戰聚斂講于合從連衡之術而處士如鄒衍公孫龍慎到田駢淳于髡之徒爭為邪說杳渺不經之譚以悅人主誅勢利而孟子獨黯然脩仲尼之業高尚其志不肯輕見諸侯至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辭厚幣聘四方賢者孟子始由鄒往告以仁義王道仁政與民偕樂等語惠王見為迂闊而遠于事情孟子遂去歸鄒不見諸侯者又數年顯王三十七年齊威王卒子宣王立喜文學士士居稷下者七十六人皆上大夫列第康莊之衢以示尊寵顯王四十三年孟子往齊齊宣王素聞孟子名私使人問之還以為上大夫祿十萬鐘孟子義不肯臣辭祿王命以為師而實不能受教也孟子廣譬異諭有雪宮明堂大小圍古今樂仁智交鄰之對居歲餘道不行孟子有憂色母見而問曰子有憂色何也對曰不敏異日又擁楹而歎母又見而問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今擁楹而歎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以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五飯罍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閭

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無何母遽卒，孟子自齊歸葬于魯。齊王以上卿禮贈賻，孟子得厚葬母，既葬反齊。公欲見之，嬖人臧倉謂孟子葬母厚而葬父薄也。平公遂止，不見。顯王末年，孟子居鄒，鄒穆公與魯閔有對，穆公問有司語，季任以幣來交，曹君之弟欲假館受學，孟子辭。周慎觀王元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明年，孟子適魏，弔嗣君，見襄王，無君人禮，復去。適齊，齊宣王餽兼金百鎰，不受，託疾。召孟子，孟子託疾辭，不往。明日弔于東郭氏，宿于景丑氏。有告景子語，周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七十餘城，孟子止之，不聽。既而燕人畔，孟子遂致為臣歸。赧王二年，孟子適宋，滕文公方為世子，適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之言性善，又與戴不勝、戴盈之、墨者夷之、宋牼、句踐等語，皆在篇中。時宋王偃無道，孟子遂去，適薛，有答陳臻受餽語，遂歸鄒。滕定公薨，文公嗣使然友來問禮，逾年，孟子

之滕館于上宮。文公問爲國問事齊楚，問井田，有告陳相許行語已。乃自滕歸鄒，道不行，將老，乃述孔子意著書授門人。及卒而萬章之徒訂爲孟子七篇。司馬遷孔叢子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而七篇中畧不少槩。及第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也。夫所謂諸人者，猶子貢文武之道在人，夫子焉不學云爾。訓詁偶差，遂至譌傳。說詳篇中。孟子壽八十有四，卒墓在今山東滕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母墓在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妻由氏生子羣，字仲子。受學于公孫丑。著詩傳，漢毛萇引用其說，或云子夏受詩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孟仲子，卽孟子子也。孟子生年月日未詳。按家譜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卽今之二月也。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卽今之十一月也。吾鄉陳士元云：按史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崩，無三十七年考之長曆。定王二十七年己亥，至赧王二十年壬申，凡一百五十三年。疑定字是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崩，自安王二十六年乙巳至赧王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午逆推，當生于烈王四年己酉。然年表綱目大事記

言解  
等書並謂孟子于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四十三  
年乙未為齊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復至魏慎觀  
王二年壬寅去魏復適齊赧王元年丁未致為臣于  
齊不復仕若孟子果生于烈王己酉至顯王乙酉應  
聘至魏則年甫三十七未老而魏惠王以烈王辛亥  
嗣國三十五年孟子始來則王年已六七十歲反稱  
三十七歲之孟子為叟乎疑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  
卒于赧王初年近是

孟子遺事終

孟子說解卷目

第一卷

梁惠王章句上

第二卷

梁惠王章句下

第三卷

公孫丑章句上

第四卷

公孫丑章句下

第五卷

滕文公章句上

第六卷

滕文公章句下

第七卷

離婁章句上

第八卷

離婁章句下

第九卷

萬章章句上

第十卷

萬章章句下

第十一卷

告子章句上

第十二卷

告子章句下

第十三卷

盡心章句上

第十四卷

盡心章句下

卷目錄

孟子章句

卷目

卷目



孟子說解卷一

郝敬習

梁惠王章句上○孟子書成于沒後門人敘定之故諸侯皆稱諡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戰國士尚游說。惟孟子自守不見諸侯。魏惠王末年。敗于秦。遷國于梁。悔不用魏鞅。而厚幣召賢。孟子自鄒往見之。或謂孟子先仕齊。後之梁非也。七篇自有次第。而仁義尤為羣言之首也。孟子師孔子。其道在正人心。明人倫。人心莫良于仁義。人倫莫大于君親。人倫不明。人心不正。所以有五霸七國之亂。皆起于好利也。此章推言利之害。究禍亂之本。故為七篇第一義。利者。人所以生。力本節用。自有大道。若專事封殖。利于己。則必害于人。貪心熾。則良心死。患貧寡而不均和。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若能反其固有之良。無失其愛敬之本。循理守分。上下相安。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不言利而利普矣。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旨甚含蓄。至孟子剖判利害如指掌。論孟之言。微顯淺深似此。七篇義理。盡從論語出。所以願學孔子也。

張敬夫曰：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故淳于髡言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游士之術。不過此二端。為人者利人。自為者利己。利人者權謀之策。利己者富

言解 卷一 二  
貴之資。爲人卽兼愛之墨。自爲卽爲我之楊。爲我無君而害義。爲人無親而害仁。皆始于爲利。故道莫先于仁義。仁義莫先于君親。明仁義莫先于距楊墨。仁義並行不悖。所以矯爲我爲人之偏。而厚君親之大倫也。此章包括殆盡。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齊之君何也。世主有好賢之志而不見。與沮溺丈人何異。按史。惠王三十五年。厚幣招賢。故孟子至梁。不見諸侯。謂不如游士干謁耳。故曰。迫斯可以見。陽貨先。孔子亦往見。此其願學也。世儒謂見梁齊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不見秦楚者。爲不與夷狄非也。秦楚遠而梁齊近。梁齊之君猶知好賢。而秦楚不好也。

惠王乍見孟子言利。其心侈。故孟子法言正之。再見孟子稱賢。其心愧。故孟子巽言誘之。

叟猶父也。長老之稱。叟之言瘦也。老人癯瘠之狀。由鄒之梁。其道千里。不遠。不以爲遠也。利富強也。仁義并言。彷彿忠恕。真性不息之謂仁。率性咸宜之謂義。非二也。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者。王倡言。而臣民效之。各自爲謀也。上下交征。謂上謀利。則取于下。下謀利。則取于上也。萬乘之國。天子畿內。千乘之家。天子

之卿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天子萬乘，而其卿千乘，故曰萬取千。諸侯千乘，而其大夫百乘，故曰千取百。臣皆取其君十分之一，故曰不為不多。饜足也，遺忘也，後棄也。王亦曰仁義而已者，勸王力行仁義，非但言之耳。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皆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賦車百乘，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賦車千乘，是為千乘之國。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賦車萬乘，是為萬乘之國。此司馬法之說，與周禮相仿。按古封建之制，如孟子所言：萬取千，千取百，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其大畧實錄也。司馬法周禮等書，欲舉四海之地，尺尺寸寸，如布帛分割，湊合不差，無是理也。卽如周禮：天子畿內六鄉六遂，不過千里，內分為縣，稍都鄙，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王子外戚封建賞賜采地食邑，皆取給焉，其餘幾何？今言萬取千，千取百。

亦不定畿內畿外也。但君一臣十名分理數。大約如此耳。必云天子萬乘。天子之卿卽千乘。諸侯千乘。諸侯之卿卽百乘。而禮云。天子卿凡九人。則九千乘。是十取其九矣。諸侯大國卿三人。則三百乘。是十取其三矣。其何地以給之。亦猶萬鍾萬鎰之類。畧言其多耳。訓詁之家。執數取盈。終難通也。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有畢萬者。事晉獻公。邑于魏。遂氏焉。由畢萬五傳爲魏斯。與韓虔趙籍分晉爲諸侯。是爲魏文侯。文侯之子擊爲武侯。武侯生子瑩。是爲梁惠王。梁卽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古之浚儀也。有

古魏城。武侯以前都河西安邑。惠王以安邑近秦。數被侵伐。徙大梁。遂僭稱王。六雄僭王。自魏始也。惠王初年。敗韓伐楚。伐宋。頗自矜大。末年困辱。卑禮延賢。故孟子自鄒適梁。時惠王三十五年也。明年惠王卒。子赫立。是爲襄王。○魏相公叔痤將死。薦中庶子魏鞅于惠王。王弗聽。鞅適秦。秦孝公用之。秦日以強。魏日以削。○呂氏春秋云。魏惠王用施惠爲政。五十戰而二十敗。圍邯鄲三年。弗能取。翟翦言而更其謀。社稷乃存。○韓非云。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何如。對曰。聞王慈惠。王欣然曰。然則功且安至。對

曰。至于亡。王曰。慈惠而亡何也。對曰。慈者不忍。惠者好予。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亡不亦可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招上聲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棘庶民子來。王在靈囿。又鹿憂鹿攸伏。麋

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鳥物。仁去聲魚躍。文王以

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

誓曰。時日害。曷喪予及女。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

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告庸君與告明主異。明主直言極諫。無憂不入。庸君

善巧方便。先誘之使聽。而後得盡其直。惠王沼上之

問。有媿心矣。孟子將順其志。謂賢者樂此。引文王為

徵。使怡然傾聽。然後舉夏桀亡國之事。直之。緊關在

與民偕樂一語。偕樂不在臺池鳥獸。臺池鳥獸。君之

樂也。安居飽煖。民之樂也。君樂民亦樂。是為偕樂。君

樂民不樂。是為獨樂。桀以獨樂亡。文王以偕樂興。明

效大驗。宜審所從矣。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經度也。營謀也。攻治也。不日無幾時也。經始勿亟。經營之始。文王令民緩役也。子來如子趨父事也。靈神靈也。褒美祝頌之辭。囿域養禽獸之所。麋鹿牝鹿也。攸伏得所安靜也。濯濯肥貌。白鳥鷺也。鶴鶴詩作鷺鷺。白也。於歎辭。勃滿也。偕俱也。湯誓。湯伐桀。誓師之辭。時是通害。何通喪亡也。桀嘗言吾如日。日亡吾乃亡。日豈有亡。故民怨曰。此日何時亡。吾寧與俱亡。引詩言文王得民。所謂賢者樂此。引湯誓言。夏桀失民。所謂不賢者有此不樂也。

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按周自后稷迄公劉大王王季。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視民如傷。至是有臺池之作。而曰經始。曰經之營之。猶有遲回之意焉。衆民子來。忽已告成。民亟于樂。文王如此。文王憂勤之念。少釋。故曰民始附。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已久。夫民歸周。雖不在作靈臺之日。而文王信民心之歸。自作靈臺始。凡詩之志。微婉類此。昔人說孟子。引杜甫詩為証。文王為臺池。鳥獸民樂。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鳥亦好。夏桀瑤臺瓊室。民欲與偕亡。正是君看牆頭桃李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凡詩

可觀可興類此

靈臺舊址在陝西西安府鄠縣。或謂臺以望稜氛察妖祥也。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或謂大廟與明堂靈臺辟靡。同地異名。此後儒附會之說。○鴻鴈屬。猶鵠為鶴屬也。或曰鴈色蒼。鴻色白。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鴈多羣。鴻寡侶。鴻飛薄雲表。鴈飛不過高山。故楚衡山有回鴈峯。埤雅云。鴻鴈夜泊洲渚。令鴈奴圍而警察。秋自河北南來。瘦瘠能高飛。春自江南北還。體肥飛不能高。常銜蘆以防繒繳。博物志云。鴻鴈千歲胎產。○鹿喜山。麋喜澤。麋涓通詩云。在河之麋。卽涓也。水草之交曰涓。在澤者屬陰。故麋角遇冬至。陽生而解。陰退之象也。在山者屬陽。故鹿角遇夏至。陰生而解。陽退之象也。麋目下有二竅。夜能視。故淮南子云。孕婦見麋而子四目。牡者有角。無上齒。牝者有上齒。無角。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必相呼。防害也。羣居則環其角向外。故麤字从衆鹿。象驚走之形。最大者曰麇。羣鹿隨之。唯其所往。以麇尾旋轉為向。故文从鹿从主。譚者揮之。或云鹿千年色蒼。又五百年色白。又五百年色玄。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  
 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田然鼓之兵刃  
去既接棄甲曳異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  
 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  
 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平食也數促罟古不入洿汗池魚鼈不可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平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去帛矣雞豚狗彘之畜旭無失其時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謹庠序上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去  
 者木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瓢上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威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自言盡心民事動稱凶歲豈不凶之歲無可  
 盡之心乎盡心救荒而望民加多豈仁政徒在移民  
 與移粟乎意欲歸咎歲凶而平日虐政害民厲禁奪

民興作不時妨三農之業。漁佃網罟窮水陸之供。宮室臺榭崇土木之觀。山林澤藪錙銖盡取。民不得沾秋毫之惠。雖有豐年民不聊生。而況凶歲乎。古帝王盛世非無水旱之災。而無凍餒之民。上有善政而下多儲蓄也。穀魚鼈材木三事皆天地自然之利。不費轉移。但休養生息自然普及。一令之下。改弦易轍。則長養收成。便受實惠。此為先務。故曰王道之始也。田里未制。先不違農時。畜產未定。先禁數罟。入汙池樹藝未興。先禁非時採伐。此與世主澤梁之禁異。雖上令之而非上自利之為民而已。如此則民害頓除。民利自興。民生既遂。民情自定。乃立經制。分田里。教樹畜。興學校。而王道有終矣。五畝之宅。四段。經制之大畧。民生在衣食。王政在富教。人有宅。家有田。有蠶桑。有六畜。老有終。少有養。入則孝。出則悌。王者皞皞之民。不過如此。此道平直易簡。雖十管晏百申商。未有易此不亂。率此不治者。王天下之本也。

王侯自稱寡謙辭也。魏地亘三河。河內河東河西也。河自西北來。曲遶其南。而東流入于海。故河北為河內。魏徙大梁。在河之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為河內也。移民以就粟也。移粟以就民之不能移者也。

分外曰加。填闐同。師衆填塞也。兵以鼓行。詩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走敗走也。直猶但也。不違不妨也。農時耕耘收穫之時也。數罟密網。小魚盡取者也。洿窞。下水所聚也。斧斤伐木之器。大曰斧。小曰斤。時草木成材彫落之時。不勝用有餘也。爲飲食宮室以養生也。爲祭祀棺槨以送死也。憾恨也。五畝之宅。一夫數口之家所居也。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桑木葉可飼蠶。樹之宅畔牆下也。織絲曰帛。五十始衰。非帛不煖。王制云。五十異糧。小豕曰豚。小犬曰狗。彘卽豕也。無失時。勿失孕字之時。使生息也。七十愈衰。非肉味不甘。肉食可以扶衰病也。百畝之田。一夫所受。以養數口者也。謹慎重也。庠序。學宮名。庠。養也。取養老之義。序。射也。取序賢之義。皆以明人倫。教孝悌也。申。謂重複丁寧也。頒。斑通。髮白黑半曰斑。背任物曰負。首任物曰戴。禮。道路斑白者不提挈。輕任并重任。分。不但子弟於父兄行道之人皆然也。民俗敬老如此。尊君親上可知也。狗彘食人食。謂平時虐政暴殄也。檢。節制也。不知檢。謂取盡錙銖。用如泥沙也。漢元帝詔。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卽檢意。平日暴征橫斂。民無蓄儲。凶歲所以死亡也。塗路也。餓莩。飢死者。

也。享作殍。標同落也。謂殞屍道旁也。發發倉廩賑貸也。民死于凶歲。苟無虐政。雖凶歲不能死。猶人死于兵刃。苟不操刃。雖兵不能殺。無罪歲。謂勿以民不加多歸罪歲凶。歸罪于虐政可也。

五十者衣帛。則未五十者衣布矣。七十者食肉。則未七十者食蔬矣。老幼異奉。以明敬養。而教行乎其中矣。魚鼈不可勝食。天之生物無窮。老幼同可也。芻豢蠶桑。人力所致。有限。非老者不得用也。民家非祭祀燕享。養老。則不食肉。

國語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眾。孤置。

柳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且羅。獵魚鼈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且罷設。穿鄴。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麇。鳥翼。穀卵。蟲舍。蜺。蠓。蟻。蕃庶。物也。○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獸。襍。洮。不涸澤。而魚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采。浮。不得通于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于阜。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

年不得食○漢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井方一里為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茲殖于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禮書云一里八戶八家共一巷也周禮有國宅即城中之宅或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農書云桑種不一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葉薄而尖枝條堅勁者荆桑也葉厚而圓潤枝葉豐腴者魯桑也荆桑根固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桑不能久遠宜為地桑魯桑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荆桑以魯桑條接之五月取桑椹著水中淹揉淘取子陰乾與黍同種俱生穫黍存桑一畝可食蠶三箔○道蹈也路露也入所踐蹈而露見也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說文作馗似龜背故謂馗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救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

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去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鳥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承上章，惠王聞孟子言有悔心，受教。孟子教以先去虐政，虐政去，斯仁政行。虐政即前章云狗彘食人，狗彘食人，即違農專利，橫斂以供臺池鳥獸，使民不得養生喪死之類是也。引作俑者，動以不忍人之心也。虐政害民，所以不能行仁政。此世主膏肓之病，惠王願安承教，故孟子針其病根，但能除害，即是興利省刑罰，薄稅斂二者。仁政不過如是而已。大學平天下，惟所惡勿施。孟子以梃刃殺人為喻，見不必外此別求仁政也。

安順也。承受也。殺人因前章歲兵而行其說，梃杖也。杖殺人無異刃。虐政殺人，又豈異刃乎？腹下之膏脂以肥上之狗馬，豈非率禽獸以食人乎？庖有四句，形容虐政殺人之實。庖，廚也。廄，馬房也。獸相食，如虎狼搏食犬羊之類。俑，殉葬木偶人。有機關踊跳曰俑，無後絕嗣也。言為不仁之事者，必殄其後。象像同似也。俑似生人而以從死，仁者尚惡之，況真率獸食人乎。

使民飢而死。卽率獸食人也。

古之葬者。束草爲芻靈。殊不象人。後世始刻木象人。形曰俑。朱註謂芻靈畧似人。非也。若芻靈似人。又何怪乎作俑者。檀弓云。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于用殉乎哉。言後世用生人殉葬。俑敬之也。淮南子云。紂爲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知所終也。用人殉葬。在孔子前已有之。史記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秦獻公而後除之。中間歷十八公。死用人。不知其幾。穆公之葬。從者百七十七人。三良皆與。詩所爲賦黃鳥也。凡事由似卽真。由微至泰。聖言因終追始。非爲見始知終也。用之猶言殺之。春秋書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與此用同。孟子引之不爲殉葬之漸。爲用象人者不仁也。人而不仁。生氣已絕。故應無後。秦始皇葬。從死者數千人。二世而滅。是其驗也。○韓愈謂俑當作踊。刑者所著象人足。言刑繁踊貴也。李翱謂始爲肉刑者。聖人猶惡之。蓋據荆刑生解。牽強難從。愚謂俑當作偶。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上聲子死焉。西喪去聲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願比秘死者一洒洗之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去聲王如施仁政於民省生上聲  
 刑罰薄稅斂去聲深耕易去聲耨怒聲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  
 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無疑

惠王志在強兵報怨孟子教以濟世安民聖凡見處  
 天地懸隔百里可王梃撻甲兵往征無敵等語接引  
 庸主計功效遷就而言孟子本意在省刑薄斂使民  
 孝悌忠信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行仁自王非為求王  
 而施仁也古聖王得天下皆如此齊梁之君亟於求  
 王動言功利孟子亟於救民動言仁義制梃撻秦楚  
 以下酬雪恥之問蓋當時諸侯強暴民在水火一有  
 賢君慨然發政施仁改弦易轍如出炎爐而沃之清  
 泉悅服可知語云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  
 可以却猛獸清心寡慾可以懷鬼神即此理力行仁  
 義不懈自可以濟衝而禦侮無忌梁公子耳以區區  
 之義獎率三軍直擣函關而秦人不敢東出況以至  
 仁伐至不仁乎此章不言兵而實為即戎之本七篇



黜強戰而仁義爲王者之師。戰國之亂，非偃武休戈，可以坐定明矣。而其所以爲丈人之貞者，在于人和。秦楚之強，非其人和也。劫于不仁而未遇仁者之敵也。以至不仁，遇至仁，如率子弟攻父母，父母折髮答之，自然帖伏。制梃甚言其壯，戰未有不用甲兵者。梁號魏稱晉者，魏之先本晉卿也。與韓趙共分晉，號三晉。天下莫強指春秋曲沃之晉也。自文公始霸，十一世長于諸侯。故曰：天下莫強梁地居天下中，東齊西秦，南楚北趙，比及也。死者謂長子及諸將死于敵者，洒洗通洗，滌其羞也。省刑薄斂，仁政之本也。深耕易耨，養民之本也。孝悌忠信，教民之本也。皆所謂仁政也。耕欲其深，則土氣厚。耘欲其易，則不傷苗。耨耘也。易耨，養民之本也。孝悌忠信，教民之本也。皆所謂仁也。易者，輕淺詳密之意。猶農書所謂象耕而鳥耘也。緩刑薄賦，則民得從容力本而有暇日。飽煖逸居而知向善，以至于入孝出弟，則人心和悅。親上死長，故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撻者，禦其來也。彼謂秦楚輩，勿疑勉王信從也。

梁惠王三十年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使孫臏救趙。惠王使太子申及其將龐涓與齊師戰于馬陵。敗績。齊殺龐涓虜太子申。所謂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者。

也。先是惠王十七年，與秦戰于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孝公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禦之。鞅詐約會飲伏甲虜公子卬，攻魏，魏割河西地予秦以和。魏遂去安邑，徙居大梁。所謂西喪地于秦七百里者也。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邑八。所謂南辱於楚者也。戰國策甘茂說秦王云：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于齊。蘇秦說齊閔王云：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宮室，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取西河之外，此皆所謂及寡人之身者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促然問曰：天下惡平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

孟子言解 卷一  
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詞君不足與有爲。孟子去梁決矣。故其出語人者。如此。不嗜殺人。卽不忍人之心。保民之本。孟子平生肝鬲之要。非但語梁襄王而已。嗜好也。好殺人。言無悲酸痛楚之念也。一有悲酸痛楚之念。自不肯爲殘民之事。深言之。卽是濟世安民。淺言之。惟是一念不喜殺人之心。孟子論王道。易簡明白如此。而世主不能信。至于縱橫邪說。則奉如著蔡。豈非天乎。

襄王惠王子。名赫。卒然急遽貌。定安也。一一統也。孰能與言。各有分屬也。七八月。夏時五六月也。人牧人君。牧民也。油然。雲盛貌。引領。伸頸也。

先儒謂孟子言定于一者。知天下之勢必至于此也。自古封建法行。黃帝置大監。監于萬國。夏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成湯受命。其存者三千餘國。武王時千八百國。孟子時相雄長者七國。自萬國以至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勢旣合。不可復分。終將併爲一。舉天下爲郡縣。至于秦漢。孟子之言驗矣。但秦嗜殺人。能一而不能定。至于漢乃定耳。○又云。戰

國之後。始皇項藉殺人多。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操孫劉皆有蓋世之畧。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于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能合矣。而好殺不已。至于子而敗。唐太宗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于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間。五禪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藝祖不嗜殺人。削平之功。比于漢唐。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去聲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痕入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欣去聲鐘。王曰。舍。上聲之。吾不忍其觶。解棘速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偏小。吾何愛一牛。

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平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  
 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  
 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廚除也王說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村上度  
釋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  
 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爲去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  
 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上者折枝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  
 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平聲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鐸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平聲嬖秘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開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盍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古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訴於王。其如是。孰

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善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霸者志在功利故興兵構怨殘民毒衆王者志在安民而天下自歸故王者不勞而王霸者求富強不得而反害此孟子惓惓開示時君之大端齊王問桓文之事是興兵構怨本謀孟子進以王道王道在保民保民在不忍之一念世主皆有此念如齊王不忍殺釁鐘之牛而易之以羊是也但乍見之惻隱轉眼旋

迷乎旦之幾希。桎亡反覆。故孟子詰其以羊易牛之心。使王自反。自反不得。因動以見牛未見羊之故。王始戚然自覺其初心。既知不忍於一牛之心。卽知不忍于百姓之心。今王于牛不忍。于百姓則忍。恩及禽獸而功反不及百姓。始力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羽。目能見秋毫而不見輿薪。非真不能也。自棄不爲耳。蓋心與心相及。人與人相通。不忍于我之老幼。卽不忍于人之老幼。舉此加彼。初無難事。今王倒行。不忍于牛。反忍于百姓。牛無罪。脫之刀俎。百姓無罪。納之鋒鏑。奚不自度乎。今兵連禍結。所殘殺者。豈止一牛。而牛且戚戚于人。獨快心乎。王自謂不快。此而竟爲此者。何也。富强念亟。欲朝諸侯。撫華夷。大得所欲也。然殺人以求之。豈有殘民而可以得天下者邪。天下強國甚多。以兵力相尚。一齊豈能敵衆齊。不惟不利。且招災爲王計。不如反本。不忍之心。是致王之本也。民方困于虐政。及是時。舉斯心善推所爲。使士農商旅。離水火而措之安全。則保民而民歸往之謂王矣。區區霸功。何足道哉。王曰。吾惛以後。乃告以仁政。仁政在養民。養民在制產。民生遂則教化興。樂樂利利。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所謂保民而王。功加于百姓。是



心足以王者此也

此章大畧三難三解。始因齊王艷霸功而昏于富強。良心障蔽。孟子就利欲叢中提掇真心。分愛與不忍。兩路發一難。使自信自疑。王尋討真心不著。然後曉以見牛未見羊。透出不忍真心。此為第一解。王心既覺。乃問所以合于王者。其要在推心。而王未能。孟子又舉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發一難。使知仁民非難。愛物非易于牛。不忍于民何忍。王能推心。不過舉此。加彼此為第二解。然王雖識其真心。而不能。用。祇為利欲牽掣。所以易而當為者不為。難而不當為者反為之。輕重長短顛倒失序。故孟子又以權度發一難。請王自度。從諸妄想中紛紜馳逐。以至計阻情窮。乃教之反本行仁。終前是心。足王之說。為第三解。諺云。一星之火。能燒萬仞之山。只此一念不忍。便足王天下。今自有自瞞。如人懷千金之璧。而稱貧乞丐。迷其固有。放心沃心。非聖賢不能。稷下諸人。日譚天炙輶。望一霸功。如登天。孟子拈取堂下見牛一事。運天下於掌上。宜其不解也。前二難二解。如禪家謂金鏡刮眼。寶筏渡迷。制產以下。始教之施行。如明醫治病。先搜病源。察脉理。然後授方。恒產以下。始授之方。授方

易察病難也

齊桓晉文土地甲兵之力不強于七王。但桓文能約東同盟。而七王莫能相尚。桓文摟諸侯相伐。楚吳諸國承襲為五霸。百餘年後。秦楚燕趙韓魏效尤為戰國。皆桓文作俑也。仲尼脩春秋。黜五霸。視齊晉皆亂國也。視桓文皆亂諸侯也。殊無高誼顯績。故其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傳。未聞無以皆極鄙之之辭。

不忍釁鐘之牛。如胡齧所述。齊王久已忘却。緣志在功利。過去一念。如石火電光。所謂平旦之氣。旦晝已梏亡。孟子從昏迷中拈出。如簡珠墮泥沙。重與淘洗。故云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者吝心。人欲之私。不忍者仁心。天理之公。固者堅執。審定之辭。猶恐王察識不精。詰以牛羊何擇。使自審當日全牛真心。直透出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真消息。乃為保民足王之根。如夢中人連聲喚令全醒。方與直說。一問王曰有。再問王曰然。三問王笑。四問王悅。破障除迷。非精義。知言者不能。吾不忍其觶觶。是全章種子。以羊易之。是保護此種子。借此正好提撥王心。一條脉絡。直縮至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四語住。任教迷人亦惺。

是心足以王。意思渾淪。謂四海生民命脉都已包含在此。且未及推行。推行尚有次第。齊王恩及禽獸。而百姓不見保。正為無次第。以不忍于牛者加于百姓。是倒行也。

無傷。謂無傷于全牛。非謂無傷于殺羊也。百姓謂牛羊何擇。譏王不忍之心未得周全。孟子謂雖易以羊無傷于不忍之心。眼見者心不忍而舍之。即心已全。未見者心未萌而以代牛。何得為傷。祇据牛與羊論仁耳。朱註以覺鐘與全牛較。失之。此章論仁。非論禮也。不忍牛之心。曲全處。即是仁術。非謂有仁術而後仁無傷也。朱註云。所以為仁之術。未然。君子之於禽獸。以下至遠庖廚五句。申釋見與未見之義。羊易牛所以無傷也。未可以遠庖廚。當仁術。遠庖廚有心仁術無心。天幾適湊。非可預設也。遠庖廚。形容未見而已。借羊未見者可相忘。形牛既見者不可忍。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四語說透。當日堂下光景。王心所以戚戚也。是以字。非謂君子將殺禽獸而遠庖廚。正為不忍殺而遠之。遠之終未免殺。故不可以此術為求仁。惟其不忍殺而遠見仁。自有術耳。何為不忍殺而遠。如祭祀燕饗。則不得不殺。若近而見殺。聞聲又不能

止則傷仁。是以君子無如此不忍何。不容不遠者。遠不仁也。非爲此術可以行仁也。此惟于禽獸則然。若民吾同類。雖在萬里外。猶目前。容可以不忍。見其死而遠諸。

見牛未見羊。神感神應。其間難容擬議。道書云。機在目。佛書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牛形一接于目。情卽動于中。未見羊。目無所接。故泯然無記。見牛殼觫。不暇轉念。便教舍之。若轉念。便是廢覺鐘。未見羊。不暇起念。便教易以羊。若轉念。便是牛羊何擇。蓋見則心動。不見則心不動。以未見易見。以不動者順。已動動者不至。阻逆不動者不相陵奪。此際天機神巧。是曰術。非有心計較之權術也。未見羊。未字可味。未之見耳。見則併羊亦不忍矣。

齊王一點仁心。爲功利汨沒。孟子再三提撕。當日堂下見牛光景。宛如昨日。故悅而言曰。於我心有戚戚然。其戚戚者。止一牛。牛尚不忍。而民獨忍。此間有物作障。令近者反遠。易者反難。故孟子設爲用力不用力。用明不用明之譬。使王自審。今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者。獨何與。二語爲全章督脉。故重言以醒王。不忍一念。是保民根本。功利兩字。是鐵障遮蔽。不得疏

通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二語言推恩有序。爲恩及禽獸。功不加百姓。對治之藥。蓋不忍之發。始于心。先于親。及于人。而後被于物。卽此便是善推。天下之人。不過老幼。人以及人。言語性情衣食居處同也。自近及遠。推移甚便。非若禽獸異類。性情不相通。故仁民易而愛物難也。寡妻兄弟親也。卽吾之老幼。家邦遠也。卽人之老幼。斯心卽不忍之心。加諸彼。包吾老幼。人老幼。而中有先後緩急。古人善推。由此及彼。今人不善推。故恩及禽獸。功不加百姓也。要之齊王亦非真愛物。而不加百姓。言其有不忍牛之心。而不能推耳。推則易。故曰足以保四海。不推則難。故曰無以保妻子。不忍于牛者。非便可以及民。謂因全牛而識其本心。循本以親親而仁民也。善推所爲。應上是不爲也。之爲推恩。非虛念。必有所施爲。如仁政制產之類是也。及禽獸曰恩。加百姓曰功。功卽爲也。通章自此以前。皆言是心。足以王。自此後。皆言善推其所爲。今恩足以及禽獸。二語再言者。前承有復於王者。言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也。後承善推其所爲。言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也。前獨何與。怪其不用。後獨何與。

言角  
卷一  
三十一  
大  
故以自度

權度言當以義理爲此心之主。勿爲利欲蠱惑。非謂王心卽能爲權度也。齊王艷霸功。舍王道愛禽獸。殘百姓。其見已偏。而良心發見處。權度自在。須將心度心。輕重長短不在物。而在心。應物之際。心爲甚。言用心有輕重長短。難齊。不可無權度。甚于物也。卽恩及禽獸。功不加于百姓之類。請度之。請自度其心也。用之于物。何其重且長。而用之于民。何其輕且短乎。顛倒錯亂如此。焉可不度。承上獨何與。此爲錯語。其輕重長短。前與薪一羽等譬之。已詳。此在錯亂後。教王細自審量而已。抑王興甲兵以下。又承請度意。詰問所以功不加于百姓之故。蓋其衆欲交攻。良心迷惑。所以倒行逆施。舍本趨末。故反覆盤詰之。而終乃教以反本也。興甲兵危士臣。正是愛民輕且短。功不加于百姓處。大小之欲。便是病根。障蔽不忍之心。使推不出。皆由于此。

欲有大小。總一功利。土地闢。則秦楚畏服。秦楚朝。則諸侯皆朝。乃能臨莅中國。而四夷可撫。惟帝王能然。齊王作大欲看。只是極富強耳。若由推恩保民得。便是王莫之禦。若由興兵構怨求。都是欲招災。災生于

盡心力而為。智窮力竭。則禍成矣。若反本善推。則不求自得。若興兵構怨。窮極不反。無利且有害。故一則云。舉此加彼。天下運掌。一則云。盡心力而為。緣木求魚。有後災。毒民害衆。皆由此。而病根起于一念之迷。所以請王度之也。度則自知。反本。兩言反本。據文勢。前言仁政為得。大欲之本。後言制產為仁政之本。其實皆本諸不忍之心也。本由保民。齊王欲王而不保民。故再言反本以矯之。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齊威王子。齊桓晉文之事。霸者功利之事也。仲尼之徒。不道者。恥詐力也。無以無所以告也。保民猶安民。卽後言仁政推恩。老幼得所也。胡斲人。姓名齊臣也。王見之。乍見也。釁者。殺牲取血塗器也。凡以血祭曰釁。彌災釁也。新鑄鐘成。殺牛以釁之。觶。牛恐懼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卽不忍。觶。觶之意。愛吝也。猶爾愛其羊之愛。王曰然者。然其為不忍也。誠有百姓者。謂真有以我為愛牛之百姓也。卽猶就也。就其狀可憐。故以羊易之也。無異猶無怪也。小謂羊也。大謂牛也。彼惡知之。謂百姓不知王不忍也。隱痛也。何擇。謂羊與牛可憫同也。是誠何心哉者。疑辭。自反而忘其初心也。財。猶費也。言我若非

惜牛之費。何故以羊小者易之。則全牛似非不忍而  
羊易終未免傷仁也。無傷言以羊易之。無傷于仁也。  
仁術行仁之巧者也。行仁本不用術。無心應妙。自成  
天巧。非有心附會之術也。蓋牛羊雖無擇。既見者機  
已動。未見者寂不覺。已動者既全吾仁。不覺者未撻  
吾念。所以曲全而成仁術也。君子於禽獸不見殺不  
聞聲而遠庖廚。卽此意也。聲謂將死哀鳴之聲。戚戚  
猶惻惻。卽不忍之心也。復猶白也。百鈞三千斤也。秋  
毫獸至秋毛毳。新生而末細。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  
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禽獸異類。其心難推。百姓同  
類。其恩易及。牛蒙恩而百姓反不見保。是舉重不能  
舉輕。見小不能見大也。挾以腋夾持物也。超躍而過  
也。枝肢通腰肢也。折腰長揖。見長者之禮也。老吾老  
謂孝敬已之父兄。幼吾幼謂慈愛已之子弟。及人謂  
推之使人各遂其孝慈也。運於掌言轉移甚易也。刑  
正也。法也。寡妻嫡妻也。嫡無二故曰寡御治也。斯心  
卽不忍之心。彼卽老幼也。犬過人卽功加百姓。大有  
爲也。所爲卽不忍人之政也。再言曰獨何與。故王自  
度也。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心爲甚言心之爲用。輕重  
長短淆亂不齊。尤不可無權度也。請王自度。度民與



物之輕重長短也。士臣戰士諸臣危，謂鋒鏑死亡構結也。快與不忍相反，吾何快於是者？王心不忍之真也。是指興兵構怨也。將以甲兵士臣也。求其所大欲，故不得舍其所不快也。肥甘肥且甘，適口之至也。輕煖煖而輕，適體之至也。便嬖便習，嬖幸之人數者之欲。王左右諸臣皆足以供奉於王，言可無求也。諸臣之所能供者，言小也。以若所為，以興兵構怨之為也。求若所欲，求大欲也。緣木求魚，緣附林木尋魚也。木在山，魚在水，喻乖方也。鄒古邾國，楚古荊國，鄒小楚大，固者本然之辭。方千里者九，卽九州也。集合也。截長補短之意，有其一言齊有海內九千里之一也。蓋，盍通，反本反求，致王之本，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也。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行旅行道衆人也。赴，愬奔赴，告訴也。嘗，曾也。猶嘗從事於斯之嘗，試猶習也。恒，產，常生也。恒心，常性也。不飢寒，所以為生，明人倫，所以為性。豐歉常足，故曰恒產。良心常在，故曰恒心。罔，網羅，陷害也。今也制民之產，謂卽所占之田，制為聚斂之法也。贍，足也。

釁，一作衅。樂記云：武王克商，車甲衅而藏之，弗復用。蓋幽閉之，與周禮廢藏之，厥意相通。凡廟器成，則殺

牲血塗之以弭災。釁。弭釁而曰釁。猶治亂而曰亂也。血者陰幽之物。殺生物取靈氣以通鬼神。借殺氣以禦妖祟。禮雜記云。廟成則釁之。路寢成考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則釁以豕豚。周禮天府釁寶。鎮寶器。大司馬釁軍器。小子釁邦器。龜人釁龜。羊人供羊牲以釁廟。雞人供雞牲以釁門。及夾室。有司行事。君不親牲。厯而不必純。小禮耳。未聞用牛。用牛釁鐘。或後世之奢。百姓謂愛牛。或以此。○釁與斛通。考工記。鬲實五釁。庾實二釁。又旋人豆實三而。成釁。釁受斗二升。亦斛也。斛。量名。與觚通。觚。量酒器。有棱角者。故莊子云。其道大釁。史記云。不釁于此。皆尖削不圓滿意。故足尖曰釁。士喪禮。明衣裳長及釁。獸蹄尖亦曰釁。儀禮特牲饋食記云。佐食俎。釁折。然則釁牛蹄也。觶牛角也。觶之言竦。角立之狀。殺牛必解其角蹄甲。入于官。周禮天官獸人。凡獸皮毛筋角入于王府。故以釁觶狀其畏懼也。權詳論語第二十篇。度者分寸尺丈引。爲五度。各以十而登于引。禮書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按一寸。何休云。側手爲膚。按指爲

寸扶節膚也。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度又取諸物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則指尺與黍尺一也。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于膚指不合。乃有指黍二尺之辨。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然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可為尺也。○白虎通云。商之言商。商遠近。度有無。通四方之物也。賈之言固。固有其用物。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居曰賈。



孟子說解卷一終

孟子說解

卷一

三十四

梁惠章句上

